

古詩十九首解
妙集



古詩十九首解

張庚纂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古詩十九首解（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藝海珠塵本
排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一本

古詩十九首解

張庚纂

庚字浦山號瓜田浙江嘉興人布衣乾
隆丙辰薦博學鴻詞有強恕齋詩文集

睢陽吳氏說選詩大有發明然穿鑿附會牽強偏執在在有之欲求醇全者什僅二三雍正戊申館於滿城陳氏弟子於正課之暇以古詩十九首請業因參其說詮解焉然爲得爲失究不自知耳爲錄一冊以俟服古者正之秀水瓜田逸史張庚識

胡氏曰畜神奇於溫厚寓威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篇不可句摘句不可字求蓋千古元氣鍾毓一時而作者以無意發之故詣絕窮微掩映千秋○吳氏曰此漢人選漢詩也十九首不著姓氏亦猶三百篇不著姓氏之遺意也今尚有可考者玉臺新詠以西北有高樓爲枚乘西漢人也冉冉孤生竹爲傅毅東漢人也可見此十九首漢家四百年人材盡在其中故其詩卓絕古今按驅车上東門一篇上東門乃長安東門名亦似出於西都之人手青青陵上柏一篇言遊戲宛與洛則出於東都之人手誠兩京詩之萃也又曰十九首不出於一手作於一時要皆臣不得於君而託意於夫婦朋友深合風人之旨後世作者皆不出其範圍詩品云升堂者劉楨入室者曹植此外寥寥矣○組織風騷鉤平文質得性情之正合和平之旨義理聲歌兩用其極故能紹已亡之風雅垂萬世之規模有志斯

道者當終身奉以爲的。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此臣不得於君、而寓意於遠別離也。參吳氏首言行行遠也。復言重行行久也。卽包全篇意。次句生別離。卽楚詞悲莫悲兮生別離也。下緊接相去四句。見別離易而會面難。曰相去日各在。言君之去我萬餘里。是我於君爲天涯也。我之去君萬餘里。是君於我爲天涯也。見兩相眷之意。已暗伏下浮雲句。然道路阻長如此。會面亦安可知乎。代馬二句。忽插比興語。有三義。一以緊承上。各在天一涯。言北者自北。南者自南。永無相見之期。二以依北者北。巢南者南。凡物各有所託。遙伏下思君云云。見己之身心。唯君子是託也。三以依北者不思南。巢南者不思北。凡物皆戀故土。見遊子當返。以起下相去日已云云以上。言遠完。上行行二字。相去日已遠以下。言久也。完下行行二字。遠字若作遠近之遠。與上文相去萬餘里複矣。惟相去久。故思亦久。以致衣帶緩。帶緩卽伏下加餐。白日比遊子。浮雲比讒聞之人。不顧返。猶言不思返。因思字音啞。顧字則響。見遊子之心。本如白日。其不思反者。爲讒人間之耳。思君二句。承衣帶緩來。已之憔悴。有似於老。而實非衰殘。只因思君使然。然屈指從前歲月。亦不可不云晚矣。頓漸與頓。皆久中之情。棄捐二句。緊承令人老作轉板。以結言相思無益。徒令人老。曷若棄捐勿直。

努力加餐。庶幾留得顏色。以冀他日會面也。其孤忠拳拳如此。尤妙在通篇無一怨詞。即以浮雲比讒。間亦無懟恨氣。可識詩人之忠厚矣。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此詩刺也。雖莫必其所刺誰。何要亦不外乎不循廉恥而營營之賤丈夫。若以爲直賦倡女。倡女亦何足賦。而費此筆墨耶。起曰樓上女。何以便知其爲倡家女。爲蕩子婦。則以當窗牖故。且當窗牖而必紅粉粧。出素手。安知不於樓上招邀乎。因愈知其爲倡家女。蕩子婦矣。衛風云。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齊沐。誰適爲容。貞婦所爲如此。今樓上女反是。故不妨直呼之爲倡家女。爲蕩子婦也。既是出身倡家。嫁於蕩子。而當此草青柳鬱之春。自不能獨守空牀矣。然亦何以知其牀之空。則以蕩子行不歸故。又何以知其必爲蕩子。則以其行不歸故。又何以知其行不歸。則以此女之當窗牖必紅粉粧。出素手故。使蕩子不行。行而卽歸。則嫋嫋有情。亦何爲紅粉粧。出素手。招邀於樓上也。凡士人不能安貧。而自衒自媒者。直爲之寫照矣。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爲薄。驅車策駒馬。遊戲宛與洛。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此高曠之士。自言其無人不自得也。陵上柏、澗中石。物之可久者。反興人生之不久。忽如遠行客。言條

忽如遠行之人不久卽歸也。見人當及時行樂無爲戚戚所迫。聊厚不爲薄。聊字不爲字妙甚。言斗酒本薄我亦未嘗不知其薄而聊以爲厚。不以爲薄真足娛樂矣。若不知其薄而以爲厚則是一厚薄不分。憤憤人矣。一旦食前方丈而極宴之。鮮不以向之斗酒爲薄而以今之極宴爲厚也。由是覬覦之心日熾。覬覦之心熾則必爲戚戚所迫而汲汲以求之矣。今惟以斗酒之薄而聊厚之以自娛卽入極繁華之場而極宴之以我視之亦不過娛心意爲樂與斗酒何異。所以無入不自得又何所爲戚戚之迫哉。宛洛以下寫得極繁盛上卻著遊戲二字。見得人以富貴眩我我只如遊戲也。其襟懷何等高曠。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身分王氏謂此曠遠之士能不以利祿介懷者得此詩之旨矣。○前斗酒後極宴寫得厚薄相懸而以娛字一之。戚戚一句總結兩娛字法律細密。

今日良宴會。懽樂難具陳。彈箏奮逸響。新聲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識曲聽其眞。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伸。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何不策足高先據。要路津無爲守窮賤。轔軻常苦辛。

此因宴會而相感於出處之詩。以令德二字爲一詩之綱。以含意句爲一篇之樞紐。從前所解上下截不得融洽者。由於不得綱與樞紐也。古人宴會必作樂。樂必有曲。曲必本乎德。令德曲之情高言曲之文。識曲識其令德高言之盡美。聽其眞。聽其令德高言之盡善也。良朋宴會令德相符。固足懽樂然。未有不感於貧賤同困而不得一展其用也。是則令德之展用實齊心而同願也。第俱含意未伸耳。於是作者爲伸之曰。人生於世歲月如飄之揚塵。直奄忽以過。乃抱茲令德而轔軻終身可不惜哉。因爲婉

言以商之曰。何不策高足。以據要路乎。無爲常守貧賤。而轄軒以終身也。據要路。卽孟子當路。當路方得展用。然細玩何不無爲語意。有然有命也。不可倖致意。故吳氏以爲大類論語。富而可求。章卻將不可求。從吾所好。留作歇後。而後人指爲激詞。目爲詭調。皆未會其意。此說極好。○宴會曰良。則非尋常作劇佚遊也。曰今日。則非平生所易得也。懽樂申上良字。從來懽樂。莫過於同德相聚。彈箏六句。數陳懽樂。人生二句。因懽樂而生感。卽漢武秋風詞。懽樂極矣。哀情多意。總完得今日良宴會五字。蓋古人起句必包全篇也。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悲。誰能爲此曲。無乃杞梁妻。清商隨風發。中曲正徘徊。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願爲雙鳴鶴。奮翅俱高飛。此抱道而傷莫我知之詩。借歌者極寫之。而結以願爲二句見意。格局甚好。○此篇上半易明。惟不惜四句解者。每多牽強。吳氏以爲此聽者代之之詞。若曰歌之苦。我所不惜。難得者知音耳。如有知音。願與同歸矣。然以上文文勢觀之。此接代詞。覺突且無味。蓋此詩本就聽者摹寫。則不惜仍是聽者。不惜起六句。是敍述。誰能六句。是擬議。結四句。乃發論見意也。若謂我聽其歌。悲哀慷慨。亦何苦也。然我不惜其苦。所可傷者。世有如此音聲。而竟不得一知者耳。因自露其意氣。遂慨然曰。我與若人所抱既同。所遇又同。若得化爲雙鶴。奮翅俱飛。以去此人間。誠所願矣。○欲寫歌者。先位置一樓。樓上著一高字。又申與浮雲齊。言其峻絕出塵也。交疏二句。雖言深。而接以三重階。仍自寫高。古人用筆之不雜如此。

先出歌聲後出人者高樓之上交疏之中人之有無不得知因歌聲知之也而於人則曰誰曰無乃作猜擬之詞者蓋雖因歌聲而知樓上有人然終不知其爲何如人因卽歌聲擬料之古人用筆之仔細如此下只就聲音摹寫四句摹寫聲音正摹寫其人也古人用筆之清超如此至如高樓曰西北有亦非泛就一方向起也蓋尊之也古艷歌云日出東南隅是賦艷故就東南寫此賦感故就西北寫蓋天地之氣盛於東南成於西北所謂義氣也故賓位在西北古人用筆之不泛如此論杜詩曰無一字無來歷卽此意也若必謂某字出某書猶是村夫子見識○古人作詩惟恐露故多含蓄之今人作詩惟恐不露故必明言之此古今人之所以不相及也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同心而離居憂傷以終老此亦臣不得於君之詩開口涉江何等勇往中間還顧何等無聊結語何等悽咽首尾四十字真一字一淚○吳氏曰芙蓉芳草喻仁義也多芳草言富於仁義也遺所思報遺於君也在遠道喻君門九重也明明遺所思卻先曰采之欲遺誰故作自詰之詞者宕出下文以其人之可思而益顯其道之遠也○此篇解者亦未融洽由還顧二句看不徹也若謂就所思之居處而言故曰遠道就我之往從而言故曰長路非有二也若然則直望之可也夫人心之所思目必注之情之常也何用還顧二字致文意上下不蒙況明明說出舊鄉則長路斷非君門矣觀涉江二字起明是言身在中途前瞻君門則有九重之隔還望舊鄉則又長路浩浩真進退維谷矣其所以致此者良由君心素同而一旦離居故耳同

心、則所謂一德一心也。而乃離居焉。安得不憂傷以終老乎。若所思在遠道。下卽接同心二句。豈不直捷明快。然少意味。故以還顧二句。作一波折。然後接出。不但意極婉曲。而局度亦甚紓餘矣。玩同心而離居。而字必有小人讒間矣。玩憂傷以終老。以字有甘心處之而無怨意。此忠臣立心也。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易。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良無磐石固。虛名復何益。此不得於朋友而怨之之詩。起八句。雖是序時物。然正意已寓。明月曰皎夜光。衆星曰何歷歷。喻平日之交情。耿耿不磨也。露沾草。時節易。喻朋友之志變易也。伏下不念句。蟬鳴樹間。喻朋友之得所高鳴也。伏下高舉句。元鳥逝安適。喻己之失所無歸也。伏下遺棄句。曰同門友。則是平昔切磋共學。非泛泛交遊可知。曰攜手好。則平昔之寘子於懷可知。奈何高舉而棄我如遺也。南箕四句。言交情既不能如磐石之固。亦如箕斗。徒擁虛名而已。箕斗牽牛。雖借喻朋友之無益。亦是應上玉衡衆星作章法。促織鳴東壁。東壁向陽。天氣漸涼。草蟲就暖也。此古人體物之細。○史記天官書。斗杓指夕。衡指夜。魁指晨。堯時仲秋夕。斗杓指酉。衡指仲冬。此言玉衡指孟冬。則是杓指申爲孟秋七月也。然白露爲八月節。促織鳴東壁。又卽爾風八月在宇義。元鳥逝。又卽月令八月元鳥歸。然則此詩是七八月之交。舊註泥煞孟冬十月。大謬。吳氏據歷家歲差法。以爲漢去堯時二千餘年。此時仲秋杓當指申。衡應指孟冬。此說亦未盡然。蓋今時仲秋杓猶指酉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爲新婚。免絲附女蘿。免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薰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爲。此賢者不見用於世。而託言女子之嫁不及時也。吳氏曰。孤生竹。喻已。泰山。喻夫。結根。喻託身。但夫婦之會有宜。猶兔絲之生有時。弗可苟也。故又以免絲爲喻。軒車、逆女之車也。來遲者。以結婚之遠在千里外也。思君云云。是倒句。軒車來遲。故思君致老耳。車固未嘗老。思君致然。卽詩所謂維憂用老也。傷彼四句。從老字來。含英揚光。多少自負。誠欲及時見采。不甘與秋草同萎。君亮句。指軒車來遲。爲所思之人占地步。政自占地步。言君之來遲。信執高節矣。我亦何爲而不執高節哉。○此詩平平敍去。起過時一句。卻是一篇之主。以上十二句。皆此句緣起。結句深一步。以自重其品。生有時。時字。卽標有梅迨其吉。吉字。過時。時字。卽迨其今。今字。賤妾亦何爲。則視迨其謂之高一籌矣。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攀條折其榮。將以遺所思。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此物何足貴。但感別經時。此亦臣不得於君。而託興於奇樹也。其託興於樹。不以衰爲感。而感於盛。有二義。夫人自少小以至強壯。強壯不過二十年。則日衰矣。樹之由萌蘖以至榮盛。榮盛不過百日。則日衰矣。則其盛也。不誠可惜哉。此詩人所以託興也。有志之士。斷不肯閒玩廢日。董子所以不窺園也。故平時不爲時物所觸。感亦無自而生。一旦見樹之當時芳茂。安得不感已之當時偃蹇。此又詩人之所以託興也。樹曰奇。則非凡卉矣。曰庭中有。則非野植矣。葉發華滋。培之厚也。攀條而折榮。取其精也。遺所思。欲獻於君也。馨香盈

懷袖餘馥被物也。莫致之深自惜也。寫得極鄭重先自貴其物如此。卻以何足貴一語故抑之。以振出未可見所感之深。經時二字有深意。歲有四時。時有三月。經時則歷三月矣。古之人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能無感乎。此物卽其榮言榮者誇之以自珍。言物者卑之以尊君。曰感不曰傷者。傷必因乎衰。衰則過時矣。不復可爲矣。故可傷感乃因乎盛。盛而不見用。尚可冀其用。故曰感。○通篇只就奇樹一意寫到底。中間卻具千迴百折。更妙在由樹而條、而榮、而馨香。層層寫來。以見美盛。而以一語反振出感別便佳。不更贅一語。正如山之蜿蜒迤逦而來。至江以峭壁截住。格局筆力千古無兩。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

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吳氏曰。此蓋臣不得於君之詩。特借織女爲寓。通篇不涉渡河一字。只依毛詩從織上翻出意來。是他占地步高。後來作家彙千。皆邱垤耳。迢迢君門遼遠也。皎皎貞士潔白也。織乃女子正業。故以爲喻。纖纖二句。手不離機杼。所守之貞也。終日二句。所守者苦節之貞也。河漢二句。可渡而終不渡。所守之貞凡堅也。相去無幾。只爭一水。身不得往。語或可聞。然終不肯遙訴一語。所守之貞之苦。并不求其知也。詩中自首至尾。亦不及秋夕一字。終年如此。終月如此。終日如此。所守之貞之苦。終古如此也。○欲寫織女之繫情於牽牛。卻先用迢迢二字。將牽牛推遠。以下方就織女寫出許多情致。句句寫織女。句句點牽牛。以見其迢迢皎皎句與首句是對起。故下雖就織女以寫牽牛之迢迢。卻句句仍只寫織女。

之皎皎。蓋皎皎光輝潔白之貌。今機杼之勤所守之貞。不肯渡河。並不肯告語。皆織女之皎皎也。兩兩關寫。無一筆牽纏格礙。豈非千古絕筆。又上既云迢迢。下復曰相去復幾許。見得近在咫尺似悖矣。不知神妙正在此悖也。蓋從乎情之不得通而言。則見爲迢迢。從乎地之相阻而言。則仍幾許。故下一復字。若謂雖曰迢迢亦復不遠。愈說得近。則情愈切。情愈切。則境愈覺遠矣。真善於寫遠也。更妙在以盈盈二句承結。遂將迢迢幾許。兩相融貫。謂爲迢迢。則又復幾許。謂之相去只此幾許。則又限於盈盈而不得語。既限於盈盈而不得語。則雖幾許之相去。已不啻千里萬里矣。可不謂之迢迢乎。人但知盈盈二句。承河漢清淺來。不知其雙貫迢迢幾許兩語也。真奇妙莫測。○青青章雙疊字六句。連用在前。此章雙疊字亦六句。卻截二句在結處。遂彼此各成一奇局。吳氏曰。此與青青章俱有纖纖素手字。彼用一出字的是賣弄春葱爲倡女之態。此用一擢字的是擲梭情景爲貞女之事。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豈得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

此因不得志於時而忍立名於後也。古人作詩起句。從無泛設之理。讀者往往忽略。所以不得全篇神理。如此詩起用迴車二字。用意極深遠。夫人幼而學之。孰不欲壯而行之。迨轍環幾徧。終不得遇而逝者。催老安得不更而爲迴車之思乎。此孔子所以有歸歟之歎也。得此意以讀是詩。則全篇神理得矣。迴車所見。不將秋景點綴。以致傷遲暮之情。偏就艷陽之春寫者。何正要在春風上逼出無故物來。去。

年之百草不知何去今東風所搖而新者又是一番萌蘖所謂不覩舊耆老但見新少年也則我老之速可知已然以盛衰之常理推之彼我固各有其時亦何足苦所苦者從前歲月徒消鹿鹿而立身不早耳今既老矣而壽考又不可必將隨物化可弗寶此榮名乎此所以亟亟迴車也言外有不得見之事實則當修之以名於後世意其不說出者古人之謙也聖如孔子亦只說得小子之不知所以裁未嘗明言我將裁之以傳道於來也此意是朱子補出○凡人衰老之感都就秋物憔悴起興此獨從三春榮盛寫妙極矣蓋秋物雖一日憔悴一日然畢竟猶有憔悴之骨子在一經春風則憔悴者悉化又換一番新物矣則吾身之如贅可知傷何如哉此卽上章就近處寫遠意奇樹篇之感盛亦此意可識古人用筆冒過數層處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迴風動地起秋草淒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亦何速晨風懷苦心蟋蟀傷局促
蕩滌放情志何爲自結束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
馳情整巾帶沉吟聊躊躇思爲雙飛燕銜泥巢君屋

此蓋傷歲月促迫而欲放情娛樂也然以思結之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義矣東城二句就其地以起興
迴風四句言時光易逝因慨古之懷苦心者則有若晨風之詩傷局促者則有若蟋蟀之詩凡此皆自
爲拘束曷若放情志以蕩滌其懷傷乎其放情志而不自拘束奈何莫若艷色新聲矣燕趙之地多佳
人其尤者則有王顏且盛服當戶而理曲其么絃促柱之悲音一何動聽也旣目其如玉之顏復耳其

最悲之曲而情爲之馳矣。巾冠也。巾帶、冠纓也。凡人心慕其人而欲動其人之親愛於我必先自正其儀容。馳情整巾帶者致我之敬以希感動佳人也。正馳情之極也。沉吟、心口爲之自忖自語。躅、躡身足爲之且前且卻此是理欲交戰情形以起下思爲云云一結既而終以爲不可因思身不得巢君之屋惟燕得以巢之遂思爲飛燕也。此篇張氏以爲燕趙以下另是一首且以重用促字韻爲據細玩詞意亦是但從前都作一首陸平原擬古亦作一首擬仍其舊可也然必如是解方不牽強卽作兩首卽如是解亦可。○古人詩句句相生如此詩起云東城高且長下就長字接逶迤相屬句以足長字之勢就逶迤字生出迴風動地句就地字生出秋草句就秋草字生出四時變化句就時變字生出歲暮速句就速字生出懷傷二字就懷傷二字生出放情二字就放情不拘生出下半首真一氣相承不斷安得不移人之情。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有陳死人杳杳卽長暮潛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

此達人自言其所得也陰陽氣也浩浩無窮盡也移字妙甚自古及今生生死死更迭相送都在一移字中卽爲聖爲賢亦莫能度此若因莫能度而求神仙之術則又謬矣仙可求乎求之未有不爲藥所誤而速其死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莫若現前者足以樂矣唐風云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

是渝。又曰。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宛其死矣。他人入室。依此而言。不如飲美酒。被服純與素之爲得也。
○吳氏曰。上東門、長安東門名。郭北、西都之北郭。非東都之北邙也。首八句直序。下浩浩以下。卻用論
宗語。猶元人歎髑髏雜戲。先取一副髑髏傀儡置場上。然後假借莊生勸世之言。此格甚好。
去者日以疎來者。日以親。出郭門直視。但見邱與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煞人。
思還故里闕。欲歸道無因。

王氏謂此客異鄉。因見古墓而思里闕也。吳氏以爲思字屬死者解。細玩詩意。兩說俱可。依吳氏說。言
天地之化。無一息之停。無非是去者來者兩物而已。去日以疎。來日以親。蓋言日親者。非真親也。是日
疎之因也。親者非親。疎者真疎。其何以堪。出郭二句。申上日親。而日親者如是。古墓二句。申上日疎。而
日疎者如彼。更何以堪。而況目前之白楊悲風蕭蕭。愁何如耶。結二句。因代死者作慘語。以自傷言覩
此景狀。死卽有知。而興思故里。然後覓道而歸。則幽明相隔。茫茫無路。將何因也。則人生之可傷何如
耶。若依王氏說。上八句解同。結二句。言當此時。安得不深首邱之思。無如欲歸而道無因也。道無因。道
字當作引導解。歸有資斧。則因資斧爲道。或歸有附託。則因附託爲道。兩者俱無。所以久淹也。若作道
路解。則東西南北。犧在目。何謂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後世嗤。
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